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美] 杰克·威廉森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月亮孩子

人民日報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月亮孩子

[美] 杰克·威廉森 著

李丽琼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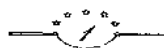
目 录

月亮孩子

第一章 遗传	(3)
第二章 差异	(41)
第三章 罪恶	(77)
第四章 困惑	(114)
第五章 宿命	(147)
第六章 未来	(185)

均 衡 器

一	(219)
二	(229)
三	(238)
四	(243)
五	(255)
六	(262)
七	(268)
八	(273)
九	(280)
十	(289)





月亮孩子



第一章 遗 传

人类首次登陆月球那天，我和我哥哥汤姆都躺在纽华克市父亲开的小店的二楼地板上，盯着家里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这历史性的一刻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而对于全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

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仍旧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破旧的地毯散发出的父亲土耳其烟草强烈的气味，母亲熏衣草爽身粉的味道，以及房间里弥漫着的酸臭气至今也都还萦绕在鼻尖。我亦依然清楚地记得，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刹那，我因内心狂喜而呼吸困难、喉咙阵阵悸动的感觉。

“他们现在可找到钱了！”汤姆口气里毫不隐藏的妒嫉几乎毁了我当时美好的心境，“而我，还困在霍特任普洛兹！”

纵使月亮孩子多年后才出生，但他们的故事从那一刻就已开始。这个故事很长，要我来讲似乎太难了，所以我希望挑选到一个口才比我好的人（最好是个“故事大王”）来讲述。谁能担此重任？我认为非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莫属。

格列佛一直是最钟爱的文学人物。我从未能理解斯威夫特这个神学讽刺作家的高深理论，但总觉得格列佛很亲切。一个非常质朴的普通人，理智而诚实，本没有什么过失，却被卷入非他所能应付的种种事端中。

月亮孩子一生中所经历的远比斯威夫特为格列佛创造的种种奇遇更为惊险，要很好地讲述它，凭我的性格、才智是不行的，





月亮孩子

★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

也许应该由我的哥哥汤姆来讲述。他在这个故事中的分量和我相比较，是半斤八两，何况他还是个幽默且想像力丰富的人。我回想起父亲的话，他说汤姆是家里天生的诗人，而我不过是个笨头笨脑的家伙罢了。

“求你了，伽莫！”母亲对父亲说道，她心疼地维护我，“你又在伤金的心，还有，你教了汤姆太多你那些老一套的把戏！笨头笨脑总比当贼好！”

“你儿子已经是贼啦？哈！”

他装出一副受伤的无辜样，冲她眨巴眨巴眼睛，随后讲了个笑话。汤姆会意地窃笑，我却听不懂，因为那笑话的包袱是犹太语里的一个双关词。母亲马上愤怒地回瞪了父亲一眼，然后突然叫我去熟食店买火腿肉，好拿来做饭。一听到这东西的名字，父亲就发出一阵哀嚎，可母亲说火腿肉便宜。

尽管发生过这样不愉快的事，汤姆还是知道如何与我握手言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朋友。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人类登上月球，并得知阿波罗 11 号飞船再次进入大气层，安全着陆后，我俩站起来，讲和了，并双双立志要当宇航员。

“你们有什么机会，伽莫·霍迪安的孩子？”母亲不再埋头削土豆皮，抬起头哀愁地看了看我们，疲惫地叹了口气。

“老爸有什么不好？”汤姆盯着母亲，“他比任何人都精明。就像电视里讲的，‘现在，一切都会变的’。如果金愿意，他可以当你心爱的笨头笨脑的儿子，可我，我要到太空去挣大钱。”

“不准叫金是……”

“老爸就是这么叫的，”汤姆提醒她，“其实金怎么样我不在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月球。”

“你最好先念完高中。”

“你最好帮你的小宝贝擤鼻子。”汤姆冲我挤了挤眉眼，一个很假的笑容，“我肯定会成功的，爸爸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能人，





会和他干得一样好。”

母亲听得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她没说话，弯身继续削马铃薯。我为母亲也为自己悲哀，泪水使我的视线模糊了。她皮肤很白，金发碧眼，个子虽高挑，却骨瘦如柴。尽管结婚照上的她就已失去了青春年华的光彩，但我敢肯定，她过去绝对是个魅力十足的姑娘。

一次，我和汤姆在一个装有老照片和小饰物的黑漆盒子里翻来翻去，被她逮了个正着。那盒子满是熏衣草的香味，是汤姆在她衣柜里找到的。在我看来，她的像片挺漂亮，可汤姆却取笑她像“一头奶牛”。她扇了汤姆一耳刮子，一把夺走了那盒子。后来，她单独给我看了她的那些青春的纪念物，还告诉我她是怎样从阿肯色州山里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逃出来，满心希望能在大城市里找到机会登台表演。

讲到这儿，母亲禁不住落下泪来。她说她那时骨架太大，音色太单薄。她去过纳什维尔的“大奥普里”，去过好莱坞，还去过纽约，可好运从未降临到她头上。结识伽莫·霍迪安时，她正在一家三流酒吧当招待。

“霍迪安”一定是个假名，可我不知道父亲的真名。他是个皮肤黝黑、矮胖粗壮、难以捉摸的人。他会说几种语言，可都说得很糟，英语尤甚。他对任何事都遮遮掩掩，守口如瓶。母亲说他是埃及种，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汤姆相信他是个犹太人。有一次，我听到他生意上的搭档叫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亚美尼亚贼”。父亲曾说他自己没有国籍，他的护照是土耳其的，但那也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父亲曾想给我哥取名为塔马，给我取名为凯末尔，母亲想叫我哥汤姆，叫我金。最后她胜利了。霍迪安一定是父亲到笑国后改用的姓氏。他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来美国的，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认识母亲。他称自己为进口商。我们一直没离开过房租低廉



月亮孩子

的贫民区，开一家小铺子，店面很邋遢，从来没打扫干净过，稀稀拉拉地摆放着父亲那些进口的廉价香水、失去光泽的铜器，还有破破烂烂的小块地毯，住家就安在店的上面或后面。

家里还有其他的进口货，但我对这些东西了解得不多。我爸看到生面孔的顾客时，老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不在家，母亲总说他进货去了。有次他出门，一去近三年之久。母亲对我们说他在安卡拉病倒了，但是汤姆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父亲准保是在某个地方坐牢。

我升高中那年，父亲失踪了。他一向憎恨西西里人，母亲坚持说是黑手党谋杀了他。但是很久以后，我在母亲的东西里找到了一小包从马赛寄到纽约斯塔滕岛邮局信箱的给“霍伯赫先生”的带香味的信——很明显这是寄给我父亲的。这些信都以非常女人味儿的法国式的笔触，恳求这位“霍伯赫先生”回到齐莉和孩子身边。也许我父亲真这样做了。

虽然我父亲从不是一个挣大钱的人，但有了他，我们的生活日渐困难。母亲关了店，开始找工作。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时不时会给她一点少得可怜的钱，我想是为了封住她的嘴，不把她知道的那些“老朋友”的事说出去。

一次，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个把我带到酒吧里聊我的前途。他个头比较小，皮肤黝黑，对一切都小心谨慎，有点神经过敏，身上散发出一股大蒜和廉价酒的气味。他压低嗓门小声地问我很多问题，就我否认家里还与父亲保持着联系这一点持绝对的怀疑态度。母亲一定哀求过他，请他给我份活儿干，但他最后却一脸愤愤不平地阔步走出酒吧，让我付酒钱。

我高中毕业那年的春天，母亲绊倒（或者是扑倒）在一辆卡车前。我还有两位心宽体胖的姐姐和一位作浸信会传教士的哥哥，他们从小石城赶来，参加了她的葬礼。我把屋子里的杜松子酒瓶统统清扫出门。我没告诉他们，验尸官在母亲手臂上发现了



吸毒留下的针眼。

此时，汤姆已开始着手登上月球的事了。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比我黑、脑袋也比我灵光的他，比我更像我们的父亲，对重要机会的把握也比我更具慧眼。他改掉了讲话时用犹太人用语的习惯，还挣到了一份奖学金，进大学专修太空学去了。我混得比较糟。没有数学头脑，我失去了获得奖学金的资格。母亲的保险金在付完所有账单后仅剩六千美元。我带着自己那份遗产去了拉斯维加斯，想碰碰运气。可我运气很背，只三个晚上钱就输光了。

我真正开始学会长大就是从这次灾难开始的。我长期处于挨饿状态。在我意识到自己没能遗传到父亲的天赋前，被警察抓了两三次。然后我才开始正正经经地找事做：当过酒吧保安，开过出租车，还卖过二手货。还曾买了把吉他在街头卖艺，可我的声音听起来不比我母亲好。我写了歌，没人唱；写了小说，没人出版。我当过 DJ、电视台记者，甚至还当过助选人——那个总统候选人后来落选了。

汤姆却一年年地接近我俩儿时的梦想。他先是走进大学校园，然后走入太空部队的军营，最终加入了“太空人联合组织”，简称 COSMOS，以“和平开发、利用太空”为宗旨。汤姆以前常拿 COSMOS 那崇高的口号“自由的世界属于自由的人民”来取笑，可他现在却已是太空人联合组织的精英分子，并成为了组织里头一批登上月球、进入新培训基地的队员。他甚至已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托马斯·胡德。

他还用心钻研，进入一个卫星勘测小组。COSMOS 的工程师们正在改进一种定向式勘测航空飞机，它能携带重达几十吨的复杂仪器，围绕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行星低轨道飞行，绘制并分析行星表面。按计划它将绕月球试飞，然后将对上百个大行星及其卫星进行勘测。



月亮孩子

★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

“我看啊，什么也找不到。”汤姆讥笑道，“不过去月球是件轻松惬意的小差事，因为月球距离故乡还有罗宾·哈德森都很近。”

汤姆想方设法和酒店业巨头霍华德·哈德森搭上了关系，罗宾正是这位巨头的千金。她具有忧郁的气质，父亲手上握有大笔家产，对于汤姆来说，她比月球更让人兴奋——反正他现在已经是个宇航员了。

汤姆把我带到她父亲的一个度假胜地酒店——安提里斯—哈德森酒店，与他还有卫星三人勘测小组的另两个成员共度周末。这时，勘测航空飞机“探索者1号”已经运行在月球轨道上了，而包括汤姆在内的“探索者2号”的成员则正等待着工程师们分析录音资料的结果。

这次邀请让我受宠若惊。由于我不肯把姓氏改为与他一致，他已经把我看作“打秋风”的穷亲戚。不过我还是很乐意前往赴约，毕竟那次政党竞选的失败让我又丢了饭碗，而且还没找到下一份差事。

我们到的时候，他的队友正坐在一个明亮的阳台上，面对炽热的、闪耀着乳白色光辉的加勒比海海岸，争论着这次空间勘测的真正目的。

“安全！”身材高大的红发北欧人埃里克·梭森说。太空人联合组织的人员必须为平民，所以他已不再是美国太空武装部队少校，但他的行为、着装仍似军人。

“军事安全！”他用空啤酒杯在桌子上用力一敲，说道，“那正是我一直在追寻的。”

“那么你的努力将永远是徒劳的，”尤里·马可毫不客气地驳斥他，“你能得到的只是自我毁灭。我所寻求的则是其他东西……”

马可看见了我们，便止住了话头，于是汤姆把我介绍给了他





俩。马可个子很高，性情温和，带着度数不浅的黑框眼镜，十分严肃。他很有礼貌地请我们坐下，然后又继续他的言论。

“我们将寻找生命，”他对梭森说，“没有什么比这……”

“愿上帝把我们 from 外星生命中拯救出来吧！”梭森像挥舞球棒一样挥舞着空酒杯，“在这儿，人都挤不下了，何苦还要到其他星球去找麻烦回来呢？”

“麻烦？”马可那黑色的双眼焦虑地望着我和汤姆，似乎在向我们寻求援助，“我们的太空邻居从没有伤害过我们，将来也不会。我希望能找到比我们高级的生命，一种可以在太空中穿梭，自由来往于星际之间的智能生命。”

梭森发出了不屑的讥笑声。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马可不再看我们兄弟俩，冲着梭森说，“我相信生命能在其他星球上孕育成长，有些生命早在我们地球生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如果星际航行确实可能的话，那些外太空的探寻者们一定来过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能找到他们的足迹。”

“月球上？”

“凡是没有空气的世界都应该去看看，”马可点头说道，“风和水可以消除一切，但登月的痕迹，比如坏了的工具、空了燃料罐甚至一个脚印都有可能会保留数百万年。”

“我向上帝祈求，别让我们碰见外星生物。”

说完这话，梭森挣扎着站起来，大步离开了，汤姆跟在后面安慰他。我留下来同尤里·马可待在一起。最初我对他那副深沉严肃的教授般的架势感到厌恶，但很快我俩找到了共同点。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亲一样是移民，是苏联的“乌克兰叛国者”。他在政治上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曾投过我那不幸的提出要统一世界的候选人的票。他对探寻生命的计划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热情感染了我。



月亮孩子

当时，水星、金星、木星上的生命形式仍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多的结论主要靠推理。没有人郑重地提出过这些太空近邻可能比我们高级的观点，而马可却激发了我的想像力。

“假设我们不是孤独的，还有外星生命存在。”他带有斯拉夫腔调的话干瘪瘪的，却依然能让我兴奋地去想像宇宙空间有多宽多大——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他说：“想像一下，有种更高等更文明的外星生命，一个跨越星际的国家——我们地球在这个星际国度里可能只算得上是座不值一提的小村落。也许你不能完全将我们的太空伙伴形象化，可尝试这么做至少能让你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在安提里斯—哈德森酒店的最后一天晚上，罗宾在她专属的海滨套房里为我们举行了派对。灯光暗淡，因此我们能看到波浪拍打在玻璃制的防浪海堤上，发出粼粼的白光。罗宾的父亲也参加了派队，这位富翁看我们的眼光冷若冰霜。最后，我猜到了汤姆邀请我的真正目的。

原来，这位掌控了地球所有海上酒店的霍华德·哈德森先生已把眼光投向太空，近期内哈德森环球太空轨道酒店与哈德森陨石坑酒店即将开张。他想从我们身上得到秘密情报，任何此次登月可能发现的有经济效益的东西他都要知道。汤姆负责选择请报，经过我转译成某种私人信息密码，最后送到哈德森先生手上。

埃里克·梭森明白过来时，气得满脸通红。他把香槟酒杯砸到白花花的玻璃海堤上，口中叫嚣着说要炸掉那个地方。汤姆相当巧妙地暗示梭森，自己知道他与太空军队有秘密的军事联系，那可是太空人联合组织不喜欢的。梭森听后，脸一下就白了，马上表示同意对此事保持缄默。

面马可则向我投来痛心、鄙视的目光。

“听着，先生，”我恳求他相信我，“汤姆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太多了。他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我不会插手的。相信我，先生！”

我想他还是不相信我。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派对只得草草收场。汤姆直率地对我说，我不再是他的座上宾了。于是在他和他的同事走了以后，我仍旧待在那个度假胜地。我被扔在那儿，无钱来付那些我始料不及的账单。我去了哈德森酒店的宣传部，好说歹说，终于谋了份写广告文案的工作。

事实证明，勘察月球并不像汤姆期望的那样，是件轻松惬意的小差事。“探寻者1号”在月球背面坠毁，无人生还，也就无从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汤姆和他的队友被召集起来，坐上“探寻者2号”，继续勘察月球。

并非只有我哥哥对探寻者号的发现目瞪口呆。月球很好地掩藏了她的秘密，她有足够的空间，比整个非洲还大。早期的宇航员们看见了很多大小各异的陨石坑，那里空无一物，他们期望能发现更多其他的东西。如今，宇航员们依旧怀有同样的企盼，尽可能地加快进入太空的步伐，去寻找更多令人激动不已的世界。

虽然月球毫无生气，但太阳系其他行星却已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不明外星生命的威胁和诱惑。机器人开始在火星上采集尘土样本进行分析，遥感装置传来的数据表明其中含有结构复杂的有机分子。第一批接触过这些黄褐色尘土样本的人染上了怪病，饱受痛苦的折磨，被隔离在太空人联合组织在火卫一上设立的检疫所里，直到死去。

金星浓厚的大气层掩盖了同样难解的秘密。虽然无人操作探测器从行星最上层的大气中带回了极其微小的简单的二等生命，可没有任何一个载人或无人探测器能从金星神秘的下层表面返回。

第一批在金星轨道上建立太空站的人没能解开旧谜，却发现



了新谜。他们看见云层上方有许多黑点，据猜测，可能是以二等生命为基础的处于生态金字塔中较上层的生物形态。他们还报告说，目睹了本来毫无生气的地球上突然出现了很多棕色和黄色的斑点。正当他们报告说出现能量无故损耗的故障时，太空站的信号消失了。

第一批到水星的有三名探测人员，最后只有一人回来。他在水星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回航后在月球上的检疫所里度过余生。他带回了一些照片，是一个位于陨石坑内、以铜铁为壁的‘古怪隧道。他的两位同伴走进这条隧道，一去永不复返。

虽然目前还没有探测器从木星的大气层返回，但太空人联合组织已对它的四大卫星进行了初步的勘测。第一架到距木星最近的木卫一的飞船队员报告说，飞船起飞时，一股断断续续的辐射短波对他们进行了跟踪，似乎地球上有什么东西在用雷达对他们进行观测。

这些发现令人震惊，却远不如“探寻者1号”的坠落所引发的震撼来得猛烈。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害怕不友好的外星生命已在月球的背面建立了侵略地球的基地。霍华德·哈德森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恐慌。

当时我仍在安提里斯—哈德森酒店工作，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商业。对此次飞船坠落事件的官方消息被延误了好几个小时，先是太空人联合组织驻扎月球的糊涂官员迟疑着要不要公开事件，接着又轮到地球上官僚们来拖延时间。而在此期间，哈德森严密的私家间谍网络却为他挣了大钱。

坠毁的消息伪装成一则天气预报，从哈德森环球太空轨道酒店秘密传回哈德森的宣传部，我所在的办公室里一位档案管理员同事负责破译这条天气预报所隐含的信息。他忍不住马上讲了出来，因为此时航空事件正在冲击股票市场。

哈德森让他的经纪人把其名下所有的太空股份都抛出去。第



二天，当坠毁的消息传开时，他利用自己的宣传部大量散发骇人听闻的谣言：金星人已在金星的大气云层上方安置了探测设备和军事设施，了解到太空情况，目前正在月球上修建一个军事基地，以防止我们的宇航员继续污染他们金星的空气。

正好新闻报道里说太空人联合组织发送的信息来自月球，反而显得谣言越发可信。当股市跌停板时，哈德森的股票经纪人虽然没从太空股票上赚到什么钱，但从广告公司内部盛传哈德森在二天内净赚了三十亿美元。

太空人联合组织试图以一纸死板的、官腔官调的公文来冷却流言：“太空负责当局未发现任何对已坠毁的‘探寻者1号’有敌意的迹象。坠毁事件发生前，无论是各行星轨道上观望台的观察者还是‘探寻者1号’的队员皆未报告发生任何异常情况。救援队在坠毁现场也未发现任何表明‘探寻者1号’遭到攻击或被蓄意破坏的迹象。据估计，可能是机械故障使勘察船脱离其已非常低的轨道，与月球山峰相撞而坠毁。媒体对此次突发事件非常关注，作出即时反应，但公众应无任何理由对此感到恐惧。

“‘探寻者2号’正严阵以待。一旦队员到达月球，立即继续常规飞行。”公文以对未来的展望作为结束语。至此，第一次对月球的勘察行动算是毫无收获，没有任何值得报道的发现。实际上，人们也没指望什么，因为月球已经死去。但“探寻者1号”的飞行也并非徒劳，它证明了定向式勘探航天飞机具有勘探其他无空气行星的资源的价值。

在官方刻板的声明到达每个新闻网络终端五分钟后，我们又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消息，整个办公室因此而嘈杂起来。哈德森陨石坑酒店的管理者把消息用激光束的形式发送出来。我们的激光操作员转制了消息，并传给哈德森办公室后，又给我们重放了录音磁带。

“……听着，哈德森先生，不要轻率地相信太空人联合组织。



他们正在遮掩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那也正好能表明他们是笨蛋这个事实，但我确信他们正压着什么新闻不发。我想你应该搞清楚。

“‘探寻者1号’的确是无缘无故就脱离了轨道。它以勘察模式飞行，高度仅有十公里，每转向一次便向控制台传送一次常规报告，从未提到过遇到什么麻烦。

“观望台却发现了异常情况。月球表面出现了一团光。‘探寻者1号’刚飞抵光点上空，光点就变成光束，笼罩了‘探寻者1号’。几秒钟后，‘探寻者1号’制动火箭着火。观望台的一名激光机操作员用望远镜一路追踪航天飞机，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还以为探寻者号的着陆点是光点的所在地。‘探寻者1号’当然没能准确地降落在光点上，偏了大概四百公里远。它以其绕月飞行速度的一半，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救援船没发现任何值得带回去的东西。与此同时，那光点也渐渐消失。

“这就是事件的整个情况，先生。我们认为您想知道有关亮光的事——即使我们不能说出它是什么。激光机操作员说它看起来像是由航天飞机的雷达装置激起的荧光，太空工程师说雷达脉冲不会激发出荧光。太空人联合组织的有关人上内部意见认为激光机操作员喝醉了，他们没有公开声明这一观点。

“就是这样，头儿。”

哈德森是否又因那个消息发了次财，我倒没听说。而我哥和他的队友已经上路，前往位于新墨西哥高台地的太空人联合组织中心天门。之后乘太空飞船到地球观察站，接着乘核动力太空梭去月球观察站，然后乘领队船到位于阿姆斯特朗点的中转站，最后再花一天半的时间飞抵月球。

终归一点，对我来说，完整地重述“探寻者2号”的故事是容易的。我能看到太空人联合组织认为适合发表的官方公文，也知晓送到我们办公室的给哈德森的秘密情报。后来，我和汤姆及